

《杜威十進分類法》與《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分類比較研究

A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張郁蔚

Yu-Wei Chang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本文旨在從分類號配置及其建立方式，比較《杜威十進分類法》和《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分類之異同。研究結果顯示《杜威十進分類法》的文學類類號建立方式有相當高的一致性，依序以語言、體裁及時間劃分類目，偏重英語文學；《中文圖書分類法》的文學類類目依國家及體裁順序劃分，僅部分國家文學著作可再依時間複分，偏重中國文學。建議《中文圖書分類法》使用共同複分表，對各國文學建立一致性之分類號，以減輕使用者之學習負擔。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between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 and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CCL). Two areas were examined, including the scope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e ways to build up classification numb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DC prefer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as a high consistency of citation order. Literary works are arranged by language, then by form and historical period. In contrast, CCL focus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ranges literary works by country and then by form.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some countrie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by historical perio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CCL can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building up classification numbers using subdivision tables for literature. This will reduce the burden of learning CCL.

[關鍵字 Keywords]

杜威十進分類法；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分類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壹、前言

分類是圖書館用以揭示及組織資訊的一種方法，兼具資訊檢索及資訊管理的功能（Chan, 1995）。一個實用的圖書分類系統須具備涵蓋人類全部知識（Sayers, 1959），並因應知識之動態特性持續修訂分類表。由於分類帶有人主觀判斷，且分類的標準相當多元，一部圖書分類法的產生無法完全依照標準程序，亦無一部圖書分類法可以滿足所有圖書館的需求。目前除了國際上較普遍使用的圖書分類法外，許多國家包含我國在內，亦針對本身需求另行編訂圖書分類法。

就國內圖書館使用分類法的情形而言，中、西文圖書大多採用不同的分類法予以分類與管理。中文圖書多採用《中文圖書分類法》（*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西文圖書則多採用《杜威十進分類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或《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其中《中文圖書分類法》是以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8版為藍本，而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前身是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劉國鈞在擬訂《中國圖書分類法》時並曾參考《杜威十進分類法》（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委員會，2007）。《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十進制分類號結構及單純阿拉伯數字標記符號即是《杜威十進分類法》之特點，顯示《杜威十進分類法》對《中文圖書分類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二者的體系結構存有基礎上的關聯性。

《中文圖書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分類法》分別是中西方不同國家編製之圖書分類法，基於地區或文化的特殊需求，可預期二者可能有偏重本身國家或語言文學分類號之情形。然除了地區或文化的特殊考量，圖書館在決定採用何種圖書分類法時，亦會考量管理、館藏特性、使用者需求、分類法特色（Arellano & Garrido, 2000; Hill, 1995），以及分類系統於主題檢索上的幫助（Landry, 2006）等因素。當進一步觀察分類法之編製結構，可發現不同分類法之間存在共同的組成要件，如大類（main class）、類目順序、分類號建立方式、標記（notation）及索引等，而這些共同組成要件即可做為不同圖書分類法的比較基礎。如 Dahlberg（1995）從大類、類目細分依據，包括概念分析、整合及關係的界定、類目順序及標記等層面，比較六種分類系統，並探討分類系統的理論架構。

基於《中文圖書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分類法》有共同之體系架構，本研究目的在以文學類為對象，採取文獻分析及比較法，比較及探討兩種分類法對文學著作的分類觀點。首先透過文獻分析，瞭解文學類分類之相關探討外，再採用比較法，就《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及《杜威十進分類法》第23版之文學類共同部分進行比較，以區辨出二者之異同。基於比較法須就同類者進行比較，本研究分別從文學類分類號配置及其分類號建立方式，比較二者文學類之分類架構及程序，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文學類分類之建議。

貳、文獻探討

有關《杜威十進分類法》或《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之探討文獻並不多，特別是《中文圖書分類法》為2007年修訂的分類法，近幾年尚無相關研究。如涵蓋該分類法之前身《中國圖書分類法》在內，有關《中國圖書分類法》之研究，包括與其他分類法之特性比較，如鄧英蘭（1999）比較《中國圖書分類法》與中國大陸《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之編制原則、體系結構及標記符號之異同，指出二者之優缺點；藍乾章（1976, 1977, 1978）比較《中國圖書分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國際十進分類法》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之自然科學類、應用科學類及社會科學類之類目。另有探討通用複分表之功能與問題（洪兆鉞，1980；陳友民，1990a, 1990b）、特定類目調整與問題探討（例如：熊逸民，1985；藍乾章，1987）、分類號過簡與不一致問題（例如：鄭惠珍，

1999)，或是對文學類以外特定類別進行比較，如莊耀輝（1995）比較《中國圖書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分類法》之佛學資料分類類目問題，阮靜玲（2001）亦針對佛學類目，比較《中國圖書分類法》及《佛教圖書分類法》之異同。這些圖書分類法之研究係透過分類法之基礎要件及結構，如類目、類目順序、分類號複分等進行比較與討論。

至於《杜威十進分類法》之探討文獻較多，除了與其他分類法進行整體或是非文學類特定類目之比較（例如：葉威伶，2006；戴國瑜，1974；藍乾章，1976，1977，1978；龔冰蕾，1987；O'Neill, Dillon, & Vizine-Geotz, 1987），亦包含文學類類目之探討。如Chan（1971）探討《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之體裁複分問題，指出不同體裁之文學著作，如詩、戲劇、小說、散文等，因定義不明確，使得文學體裁之判定會有不一致之情形產生。Pacey（1989）建議《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類目，應將語言劃分的作法改為國家區分之方式，以免因語言與國家之間並非一對一之對應關係，致使同一國家的文學著作，因著作語言不同而呈現分散情形。針對此問題，Kua（2004）指出如果改以地理區域劃分文學著作，亦有界定地理區域的爭議問題。Szunejko（2003）指出《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以語言劃分且偏重英國文學及美國文學著作的設計，無法透過分類號顯現英美以外英語系國家之文學著作特性。另，姜義臺（1991）探討《杜威十進分類法》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語言文學類，指出《杜威十進分類法》將語言類與文學類分開之做法，於分類學理上較不合理，以及依體裁劃分個別作者著作的結果，無法集中個別作家所有文學著作，但事實上，《杜威十進分類法》有提供集中個別作家所有文學著作之彈性做法。

上述相關文獻顯示，有關《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類目之討論集中在以語言及體裁層面劃分類目之做法，至於其他問題，如其他層面在文學類類目劃分之應用及分類號建立方式，本研究將一併探討，比較《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之分類架構及程序。

參、《中文圖書分類法》與《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的比較

一、文學類分類號之配置

(一)《杜威十進分類法》之文學類單獨成一大類，不同於《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語言類及新聞學類位於同一大類

《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分類結構同《杜威十進分類法》一樣，採學科觀點劃分人類知識，以一個大類相當於一個或數個學科的方式，分成九大類。其中史地類橫跨600類至700類，類號範圍最大，而《杜威十進分類法》有十大類，史地類位於900類。除000類（總類）、100類（哲學類）及200類（宗教類）外，其餘七個大類在《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之配置位置並不相同（表1）。就文學類而言，《杜威十進分類法》與《中文圖書分類法》均將文學類置於800類，但《中文圖書分類法》的800類除包含文學（分類號範圍810～889）外，還包含語言學（分類號範圍800～809）及新聞學（分類號範圍890～899），不同於《杜威十進分類法》的800類僅包含文學，語言學是置於400類，新聞學是置於070類（表1及表2）。顯示文學類在《杜威十進分類法》有較大的配置範圍，而《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號位於810～880類，800類之首尾號碼並不是文學類的類號。

此外，《杜威十進分類法》與《中文圖書分類法》對文學類與其他類別的關係界定並不相同。就《杜威十進分類法》而言，新聞學置於070類、語言類置於400類、文學類置於800類，顯示其並未將三個領域定義為關係較近的鄰近學科。但《杜威十進分類法》的語言類與文學類的類目，除400～409類（語言總論）與800～809類（文學總論），以及410類（語言學總論）與810類（美洲地區英語文學）外，410～490類(特定語言)與820～890類(特定語言文學)有一致的類目劃分標準及對應關係，例如：420類是英語語系、820是英語文學，430類是德語語系、830類是德

表1 《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十大類目

類號範圍	杜威十進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000	總類	總類
100	哲學類、心理學類	哲學類
200	宗教類	宗教類
300	社會科學	科學類
400	語言類	應用科學類
500	自然科學及數學類	社會科學類
600	應用科學類	史地類
700	藝術類	
800	文學類	語言文學類
900	史地類	藝術類

表2 《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分類號配置比較

杜威十進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800 文學	800 語言學
810 美洲地區之英語文學	810 文學總論
820 英語及古英語文學	820 中國文學
830 日耳曼語文學 (德語文學)	830 中國文學總集
840 羅曼語文學 (法語文學)	840 中國文學別集
850 義大利文學、羅馬尼亞文學	850 中國各種文學
860 西班牙文學、葡萄牙文學	860 東方文學
870 拉丁文學	870 西洋文學
880 希臘文學	870 西洋文學總論
890 其他語言之文學	871 古代西洋文學
891 東印歐及凱爾特語文學	872 近代西洋文學
892 非亞語文學及閃語文學	873 英國文學
893 非閃族之非亞語文學	874 美國文學
894 阿爾泰語、烏拉爾語、北國及德拉威語文學	875 德國文學
895 東亞及東南亞文學	876 法國文學
896 非洲文學	877 義大利文學
897 北美洲原住民文學	878 西班牙文學
898 南美洲原住民文學	879 葡萄牙文學
899 南島語系及其他文學	880 其他各國文學
	880 俄國文學
	881 北歐各國文學
	882 中歐各國文學
	883 東歐各國文學
	885 美洲各國文學
	886 非洲各國文學
	887 洋洲各國文學
	889 西洋小說
	890 新聞學

語文學，顯示文學類是建立在語言學的基礎，二者並非關係疏遠。另，當進一步分析新聞學所在的0大類所有類目，可以發現新聞學被《杜威十進分類法》定位在資訊傳播媒體，重點在資訊，而非語言。

至於《中文圖書分類法》將語言學、文學及新聞學併置在800類下，顯示其認為三個領域有密切關係，且三個領域之連結關係是建立在語言的使用。其中文學著作是作者以文字傳達語言訊息，而新聞學的即時性新聞報導，其所傳達的訊息主要也是依賴語言。特別是除了每日的即時性新聞，新聞報導亦包含專題性的報導內容，需要透過記者的文字來引發讀者的共鳴，所以新聞報導也被定義是一種特定形式的文學（“*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ism*,” 2001）。此種觀點亦可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觀察到，其將新聞視為一種文學，置於文學類。

(二) 文學類下各部分之分類號配置範圍不一，《杜威十進分類法》偏重英語文學，《中文圖書分類法》偏重中國文學

表2顯示《杜威十進分類法》中，810～890的類目是先以文學著作的語言區分。唯一例外的是英語文學橫跨810～820類，而810類與820類之劃分依據是地理區域，其中北美洲、南美洲、夏威夷及相關島嶼地區的英語文學歸屬在810類，美洲地區以外的英語文學則歸屬在820類。至於830～890類各語言文學之分類號配置範圍，其中830類日爾曼語系文學中，831～838類為德語文學著作的類號。德語以外的其他日耳曼語系文學，除英語文學劃分在810～820類外，如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及挪威語等文學均集中於839類號。840類羅馬語系文學中，841～848類為法語文學的類號，同屬羅馬語系的奧克西坦語及加泰羅尼亞語的文學則集中在849類。同樣地，850類義大利及羅馬尼亞語的文學中，851～858類為義大利語文學的類號，而羅馬尼亞語及其他相關語言之文學集中在859類。至於860類西班牙語文學及葡萄牙語文學類號中，861～868類為西班牙語文學著作的類號，葡萄牙語文學僅置於869類。整體而言，各語言文學類號的配置範圍不一，其中英語、德語、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拉丁語及希臘語的文學占有較大類號範圍，特別是英語文學。

至於《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類目劃分是先以國家區分，不同於《杜威十進分類法》採取語言細分類目的做法。其中中國文學之分類號橫跨820～850類，範圍最大。中國文學中，820類為中國文學總論，其次依文學著作的作者人數，劃分830類為中國文學總集（作者人數超過1人之文學著作）、840類為中國文學別集（單一作者之文學著作），或採取區分文學體裁的做法，將各種體裁之中國文學分入850類。中國以外的

亞洲國家文學置於860類，包含臺灣文學（863類）在內。另，西方國家之文學被配置在870～880類，其中870類西洋文學涵蓋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等七個國家之文學，其餘國家的文學則集中於880類（表2）。

事實上，每部圖書分類法有其偏重的特定語言文學是普遍的現象，原因是分類法的設計必須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且每部分類法均可處理不同語言之文學著作，只是對偏重之語言文學，可以更精細之分類號呈現，因此各圖書館依本身需求不同，因而所採用之分類法也不盡相同。

二、文學類分類號之建立方式

(一) 兩種分類法使用許多層面細分文學類目，《杜威十進分類法》偏重語言、體裁與時間層面，《中文圖書分類法》偏重國家、體裁與時間層面。

《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細分文學類目之層面包括語言、體裁、時間、特定範圍或種類、國家及作者數量，其中《杜威十進分類法》主要使用的層面是語言、體裁及時間，亦使用主題複分文學類目。至於《中文圖書分類法》細分文學類目之層面以國家、體裁及時間為主。

「語言」是指文學著作出版使用的語言；「體裁」是指作者著作使用的特定文學形式，如詩、戲劇、小說等；「時間」是指作者的時代；「國家」是指作者的國籍。《杜威十進分類法》的使用說明指出，作者如曾異動國籍，以最新的國籍集中個別作者的文學著作，如無法獲知作者的國籍，則以作者的原始國籍，或是以該作者出版著作的當時國籍為依據。《中文圖書分類法》僅指出各國文學以作家國籍為依據，並無進一步之相關說明；至於特定範圍或種類是劃分體裁之依據，如小說可分為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愛情小說、冒險小說等；「作者數量」是依文學著作的作者人數分為單一作者及一位以上作者之著作。

《杜威十進分類法》中，特定語言之分類號列在主類表，特定文學體裁的號碼是依據複分表的資訊，而表示特定時間的號碼是依據複分表的指示至主類表查找。其中體裁號碼之查詢須依文學著作之作者人數查詢複分表3A或複分表3B（表3），除詩、戲劇、小說、文集、演講、信件及雜著等七種共同體裁外，複分表3B比複分表3A多出「幽默及諷刺作品」體裁。單一作者之幽默或諷刺文學著作係分入其他特定體裁，如無法辨識體裁，或是包含二種或二種以上體裁之合集，則分入「雜著」，

不同於二位及二位以上作者著作之處理方式。另單一作者之文學著作可選擇不區分體裁，全部集中在「雜著」下，就此點而言，體裁不是《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的必備複分層面。

表3 《杜威十進分類法》之複分表3

複分表3A		複分表3B		複分表3C	
用於單一作者著作		用於多人作者著作		藝術、文學作品之主題複分	
-1	詩	-1	詩	-001-009	標準複分
-2	戲劇	-2	戲劇	-01-09	特定時期
-3	小說	-3	小說	-1	呈現特定風格、心境與觀點的藝術與文學作品
-4	文集	-4	文集		
-5	演講	-5	演講	-2	呈現特定要素的文學作品
-6	信件	-6	信件		
-8	雜著	-7	諷刺及幽默作品	-3	處理特定主題及對象之藝術、文學作品
		-8	雜著	-4	強調對象之文學作品
				-8	針對特定種族、國家團體著作及由特定種族、國家團體著作的文學作品
				-9	針對其他人士著作及由其他人士著作的文學作品

至於《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各國家文學可以不強調體裁，分入總集（二位及二位以上作者之文學著作）或別集（單一作者之文學著作），因此，體裁亦不是《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之共同複分層面。此外，《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之體裁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各國家文學分類號列在主類表，特定文學體裁的號碼主要參照「各國文學複分表」（表4），但多數之體裁號碼已與主類表號碼結合，列於主類表中，無須再查找「各國文學複分表」，唯此舉則失去複分表可簡化主類表之功能。另，《中文圖書分類法》提供之文學體裁種類多於《杜威十進分類法》，一些中國文學特有的體裁，如詞、曲等，無法以《杜威十進分類法》的體裁號碼精確呈現，顯示文學體裁與文化背景有關。由於一般使用者不清楚各文學體裁之差異，對於《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各國文學複分表」未包含各體裁說明之問題，建議增加定義，並附上參考範例。

表4 《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各國文學複分表

2	文學評論	6	散文
3	總集	61	語錄
4	別集	62	演說
5	各種文學體裁	63	日記
51	詩	64	函牘
52	詞	65	傳記文學
53	其他韻文	66	遊記文學
55	戲劇、戲曲	67	報導文學
57	小說	68	雜文
58	民間文學	69	雜著
59	兒童文學	8	地方文學
		88	婦女文學
		89	少數民族文學
		9	文學史

甚至，《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各國相同體裁之文學著作號碼有不一致之問題，例如：各國文學複分表代表散文的類號為「6」，但「863臺灣文學」下表示散文的類號是「55」。此顯示「各國文學複分表」無法一致性用於文學著作之體裁複分，進而衍生出對主類表中未列出已結合體裁號碼之分類號，是否可以自行將「各國文學複分表」套用於分類號細分之問題。

最後，有關《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著作之時間複分問題，如中國、日本及韓國文學是採用通用時代表進行時間複分，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俄國文學是依據各國專用之文學時代表，其餘國家之文學著作則無時代表，提供進行時間複分，因此時間亦不是各國文學之共同複分層面。

要特別說明的是，《杜威十進分類法》於語言層面後，提供先以國家複分的彈性處理方式。其先以特定語言文學的末端分類號集中特定語言的文學著作，其次以國家細分類號，以及續以體裁及時間進行複分。例如：810類美洲地區英語文學的819類號是集中所有美洲英語文學，底下包括819.1是加拿大的英語文學著作，819.3是美國的英語文學著作。另外，亦可在810分類號前加上國家的開頭字母，以茲區分，如美國文學是U810（U表示United States），加拿大文學是C810（C表示Canada）。顯

示《杜威十進分類法》同時考量了語言及國家層面之使用，不同於《中文圖書分類法》，未將語言層面納入考量。

(二)《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類號建立方式具較高一致性

《杜威十進分類法》之文學類分類號是依文學著作之語言、體裁、時間及主題等順序，與主類表的基礎分類號進行組合，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詳細之分類法建立步驟是先自文學類主類表選定表示特定語言文學作品之基礎分類號後（如830類是德語文學），主類表會指示接續參考「複分表3」的說明，確定文學著作之體裁對應號碼。此時依據文學著作的作者人數，選擇單一作者使用的「複分表3A」，或是二位及二位以上作者使用的「複分表3B」，而「複分表3C」是依「複分表3B」指示，進一步對文學著作之主題進行複分（表3）。除「雜著」是先以時間、次依體裁複分外，其餘各特定體裁文學，均先確定體裁後，再以時間劃分類目。雜著係指不屬於戲劇、詩、小說、文集、演講及信件之其他體裁，如日記、回憶錄、笑話、謎語、引文（quotations）、散文（prose）等，或是無法辨識出特定體裁。

透過單一作者文學著作體裁使用的「複分表3A」，可獲知單一作者之文學著作如是包含二種或二種以上特定體裁之描述（description）、評論、傳記及合集作品，則分入該作者最為人知之文學體裁；如無法辨識主要體裁，則分入「雜著」。但單一作者之文學亦可不區分體裁，全部集中在「雜著」下。至於二位及二位以上作者之文學著作使用的「複分表3B」，提供比「複分表3A」更詳細的分類號處理方式，其於各體裁下設有標準複分、合集、描述與評論、特定種類，以及特定時期的複分使用。不同於單一作者之文學著作處理，二位或二位以上作者之文學著作如是包含二種或二種以上體裁之合集，以及描述、評論及傳記作品，則是分別採用08及09號碼，而非分入最主要之特定體裁，亦不是不區分體裁，分入8（雜著）號碼下。至於《中文圖書分類法》之各國文學複分，有總集、別集及各種文學體裁等三種選擇，顯示特定體裁之文學著作可選擇分入特定體裁，或不強調體裁，依作者人數分入總集或別集。不同於《杜威十進分類法》之各語言文學複分是先區分作者人數，再考量以體裁、時間複分類號。由於各國文學不一定都強調體裁（如中國文學），以及都能以時間或主題等進行複分，使得《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類號之建立方式較《杜威十進分類法》更不具一致性。

如比較個別作者之文學著作處理方式，在可辨識文學體裁之情形下，《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均可選擇依體裁區分，或不區分體裁以集中個人作者之全部文學著作。其中「840中國文學別

集」可產出個別作品之專號，做法是先利用「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查詢清朝及清朝以前個別中國作家的時代號碼，然同一號碼下可能列有一位以上的同時代作家，例如：杜甫及李白之時代號碼均是4.15，因此如欲集中某一作家之著作，可取作者專號集中著作，再依註者、輯者排列。例如：杜甫的著作專號是844.151 (= 840 + 4.15 + 1)，李白的著作專號是844.152 (= 840 + 4.15 + 2)，甚至可再利用840中國文學別集所附之「中國作家作品複分表」進行體裁細分，產出專指度更高的分類號。另873-880類之西方國家文學「別集」類號下列出部分知名作家的專號，並同《杜威十進分類法》一樣，附有莎士比亞的作品表號碼，以呈現莎士比亞的特定作品。至於二位及二位以上作者之文學著作，《杜威十進分類法》須依體裁區分，《中文圖書分類法》則可分入特定體裁，或不區分體裁，分入總集。唯一例外是，中國文學總集係先依體裁區分，再依時間區分，不同於其他國家之文學總集並未區分體裁。

以有關多位作者之「美國西部旅遊主題的19世紀法語小說合集」為例，其採用《杜威十進分類法》之分類號建立方式及步驟如下：

1. 選擇表示特定語言的基礎類號：法語屬羅曼語系，歸屬在840類，並依主類表說明，指出84-開頭的分類號表示法國文學著作，而第3位阿拉伯數字須參考「複分表3」的說明，填入代表文學著作體裁之數字。
2. 因屬二位或二位以上作者的文學著作，故選擇查詢「複分表3B」，從中選擇小說的號碼「3」，以843類號表示多人著作的法語小說。
3. 接續依據「複分表3B」，獲知小說體裁下可進行「特定時間」之複分。代表特定時間的號碼須查照置於主類表840類下的法語文學時代表，進而確定「7」代表19世紀，以843.7表示多人著作的19世紀法語小說。
4. 另時間後面如要繼續細分，依據「複分表3B」之指示，須先加一個0，再參考「複分表3B」有關特定形式(form)著作之說明。於獲知表示「合集」的號碼為「8」，以843.708表示多人著作的19世紀法語小說合集。
5. 完成「合集」形式複分後，可先加上一個0，繼續依著作之主題複分，從「複分表3C」中選擇表示特定主題之號碼。從「複分表3C」查得美國西部旅遊主題之號碼是「3278」，最後產出有關多人著作之美國西部旅遊主題的19世紀法語小說合集的分類號為843.70803278。

如改以《中文圖書分類法》分類，其分類號之建立方式及步驟如下（表5）：

1. 確定作者的國籍是法國（876 法國文學）。
2. 876以下的類目是依多人作品（總集）、單一作者作品（別集）及各種體裁區分。
3. 如強調體裁，其中小說的分類號是876.57，並加上法國文學時代表之「19世紀」號碼（7），最後產出分類號876.577，其中無法包含「合集」形式及「美國西部旅遊」之主題概念。
4. 如不強調體裁，採總集之號碼（876.3），並加上法國文學時代表之「19世紀」號碼（7），最後產出分類號876.37，亦無法包含「美國西部旅遊」之主題概念。

表5 「美國西部旅遊主題的19世紀法語小說合集」之分類法建立方式

杜威十進分類法	中文圖書分類法
840 法語文學	870 西洋文學
843 小說	876 法國文學
843.7 十九世紀	876.5 特種文藝
843.708 合集	876.57 小說
843.70803278 美國西部旅遊主題	876.577 十九世紀

由於分類號組成要件的排列順序決定圖書集中的方式，特別是優先劃分類目的層面決定了圖書集中的主要呈現結果。以《杜威十進分類法》而言，優點是將相同語言之文學著作集中，但缺點是無法集中各國之不同語言之全部文學著作，除非採用前述之《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彈性做法，可考量國家層面之應用。例如：澳洲Murdoch大學圖書館即調整《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的層面順序，於語言之後，先以國家劃分，使得同為英語系國家之英語文學著作，可以先區分為英國、澳洲等國家，呈現國家的概念，集中同一國家相同語言的各種文學著作（Szunejko, 2003）。相對上，《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分類因優先採用國家層面細分類目，可集中同一國家的全部文學著作。但在不考慮語言層面的情形下，中國文學與臺灣文學的分類號是各自獨立，且在中國文學長久的發展歷史下，使得中國文學類目是類目範圍最大的國家文學，並非臺灣。

有關語言層面與國家層面的使用順序問題，在語言方面，語言與語系之分類並無共識，以及在文化差異的影響下，同一語言在不同國家的使用並不完全相同，因此Amaeshi（1985）提出以文化（culture）層面劃分文學類目的做法。但相較於語言，文化的概念較抽象，一般使用者並不熟悉文化之分類。比較上，學校提供之史地課程可能會讓一般大眾較熟悉國家的概念，只是國家的界定涉及政治議題，使得部分國家之地理界限存有爭議，無法定論。因此就《杜威十進分類法》及《中文圖書分類法》而言，基於二者均屬階層式之線性結構，無論先以語言或國家劃分文學類類目，各有優缺點，無法兼顧不同使用者之需求。Buchanan（1979）指出當無法掌握使用者的需求時，可參考其他分類法的做法，考量層面的具體程度。以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圖書館為例，其文學類圖書並未由原本採用的《杜威十進分類法》改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而是採取調整《杜威十進分類法》的使用方式，於各語言文學下，直接依作者姓名排列，不區分體裁與國家（Winke, 1995）。顯示多層面之應用可細分類目，呈現高專指性之分類號，但基於不同使用者之需求，層面之數量及使用順序應依圖書館有不同之彈性做法。

肆、結語

總結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中文圖書分類法》雖將《杜威十進分類法》納入參考藍本，繼承《杜威十進分類法》的階層式架構及十進位標記等特色，但在文學類類號配置、分類號組合方面、類目細分的層面等方面的處理方式，仍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透過兩種分類法之文學類分類使用之異同比較，顯示《杜威十進分類法》偏重英語文學，《中文圖書分類法》偏重中國文學，且《杜威十進分類法》之文學類配置範圍大於《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此外，《杜威十進分類法》對文學著作的分類是先依語言、次依體裁進行分類，如果文學著作有特定時間，則再加上時間概念複分，甚至還可依文學著作的特性，加上特定形式及主題的複分，產出高專指度及結構一致之分類號。而《中文圖書分類法》之文學類類目是先以國家，次依體裁、時間區分，但各國之文學著作不一定都要強調體裁，以及均能以時間細分，因此各國文學著作之分類號建立方式，相對上較缺乏一致性。

當分類號結構具有較高的一致性，表示可透過共同複分表呈現共同之特性，降低類目使用說明所占據的版面空間，且一致性較高的分類號

結構亦能減輕使用者的學習負擔。因此對於《中文圖書分類法》文學類之分類號建立方式，建議採用一致性的做法，使各國文學著作均可依體裁及時間細分類目。畢竟文學類相關著作數量相當龐大，對館藏量大的圖書館而言，僅依據國家或語言層面細分文學類著作是略顯不足，有必要將體裁納入文學類分類號細分之考量。基於文學體裁種類與各國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如能增加《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體裁種類，可提高該分類法適用於不同語言及國家文學著作之分類處理，解決《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有偏重英語文學的問題。至於《中文圖書分類法》，雖然於「各國文學複分表」中已提供許多文學體裁種類，但缺乏相關說明，導致不同使用者對各體裁之認知不同，故建議各種文學體裁應有清楚定義及舉例說明，讓使用者可區辨不同體裁之間的差異。另，建議採取一致性體裁之複分方式，仿照《杜威十進分類法》文學類複分表3的結構與說明方式，透過通用複分表之號碼與主類表號碼結合，達到精簡類表並維持一致性的處理做法。

另對於時間複分之處理，有關《中文圖書分類法》中無法進行時間複分之部分國家文學，建議須增加時間複分的一致性處理。然為簡化時間複分之使用，以及免於需配合不同國家各自修訂各國文學時代表之問題，建議《中文圖書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分類法》可採用一個可應用在歷史類、文學類或其他類別之通用時間表，省去文學時代表的使用。

參考文獻

-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修訂委員會（2007）。*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類表編*。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 阮靜玲（2001）。《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與各分類法之佛教類目比較分析。*佛教圖書館館訊*，28，22-35。
- 洪兆鉞（1980）。修訂中國圖書分類法「形式複分表」的商榷。*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2，10-28。
- 姜義臺（1991）。國會分類法與杜威十進分類法在語言文學類的比較。*知新集*，26，10-14。
- 陳友民（1990a）。圖書分類複分表淺探（上）：試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說明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2(1)，6-8。
- 陳友民（1990b）。圖書分類複分表淺探（下）：試以賴氏「中國圖書分類法」為說明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2(4)，34-37。

- 莊耀輝 (1995)。佛學資料類號修訂之淺見。《佛教圖書館館訊》，4，14-18。
- 葉威伶 (2006)。《中美圖書分類法研訂機制與應用系統之比較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北縣。
- 熊逸民 (1985)。泛論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與四庫、杜威法相關的一些問題並提供修訂劉法的數點管見。《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2(4)，26-30。
- 鄧英蘭 (1999)。海峽兩岸「中圖法」之比較。《圖書與資訊學刊》，31，66-77。
- 鄭惠珍 (1999)。「中國圖書分類法」之探討：以實例論證。《大學圖書館》，3(3)，129-148。
- 戴國瑜 (1974)。杜威十進分類法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克特展開分類法及布朗學科分類法之比較。《教育資料科學月刊》，7(1)，21-27。
- 藍乾章 (1976)。中外圖書分類法「自然科學類」分類系統比較研究。《人文學報(輔大)》，5，421-467。
- 藍乾章 (1977)。中外圖書分類法「應用科學(技術)類」分類系統比較研究——兼論中國圖書分類法「應用科學類」之改訂。《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29，94-130。
- 藍乾章 (1978)。中外圖書分類法「社會科學類」分類系統比較研究——兼論中國圖書分類法社會科學類之改訂。《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0，4-47。
- 藍乾章 (1987)。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幾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部類及其分類系統的重整。《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40，1-17。
- 龔冰蕾 (1987)。杜威十進分類法與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比較。《圖書館學刊(輔大)》，16，21-33。
- Amaeshi, B. (1985). African literature as a new main class.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view*, 17, 39-50.
- Arellano, F. F. M., & Garrido, O. A. Y. (2000). Classification Systems used in Latin American Libraries.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30, 123-136.
- Buchanan, B. (1979). *Theory of library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Clive Bingley.
- Chan, L. M. (1971). The form distinction in the 800 class of the Dewey Decimal Scheme.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 15, 458-471.
- Chan, L. M. (1995). Classification, present and future.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1(2), 5-17.

- Dahlberg, I. (1995). The future of classification in libraries and networks: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1(2), 23-35.
- Hill, J. S. (1995). Classification -- An administrator's perspective.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1(2), 69-73.
-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ism*. (2001). Retrieved August 1, 2011, from <http://www.uncp.edu/home/canada/work/markport/lit/litjour/sum201/01intro.htm>
- Kua, E. (2004). Non-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scheme. *Libri*, 54, 256-265.
- Landry, P. (2006).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 at the Swiss National Library.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42, 135-145.
- O'Neill, E. T., Dillon, M., & Vizine-Geotz, D. (1987). Class dispersion betwee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and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8, 197-205.
- Pacey, P. (1989).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The primacy of language and the taint of colonialism.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9(4), 101-107.
- Sayers, W. C. B. (1959). *A manual of classification for librarians & bibliographers*. London: Andre Deutsch.
- Szunejko, M. (2003).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t two west Australian university libraries: Murdoch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36(2), 45-57.
- Winke, R. C. (1995). International use of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United States libraries.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19(3-4), 157-167.

A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Yu-Wei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Cross Straits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a comparative ethnotaxonomic consideration of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 which is also available in Mandarin, and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CCL), developed in Mandarin, with respect to their respective ontologies and taxonomic structures,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literary classification of Mandarin or Kanji literatures.

While the CCL system adopts the Dewey decimal or base ten framework taxonomy and ontology, in respect to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systems' classification differs in regard to classes, divisions and sections. Comparing these two classification systems' respective treatment of literature, the Dewey system treats literature as a class distinct from language, while the CCL or Lai's Classification predominantly used on Taiwan treats these two classes as one Philology class combining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journalism. Taiwan literature (863) is classified within the regional Asian literature other than Chinese literature. Additionally, the two classification methods in practice focus on distinct ethno-literatures, as the DDC classifies much more literature content than the CCL system, while the DDC concentrat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CCL tends to classify Mandarin character literatures.

Both systems deploy taxonomies replete with hierarchical categorizations, with the Dewey system classifying by language of composition, or genre, and should the literary creator's period of authorship be pertinent, then a literary period or time classifier can be added. Additional classification can highlight the author's particular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style or themes, yielding a highly specialized and uniform classification. The CLL Philology classification

emphasizes an ethnotaxonomic approach focusing first on the region of authorship, followed the genre, and period, but for each regional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as there is no uniform genre taxonomy, further classification consists solely of period or time classifiers, resulting in much less uniformity than the DDC.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DC emphasizes English literature, largely consequent the taxonomic proximity of genre and geosemiotic ontogeny of literatures, so if the DDC could implement a literary genre classifier, this might substantially enhance the util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for more inclusive coverage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iterary works arising from different regions. While in the CLL system, there are already genre classifiers in the regional literatures subdivision tables, they are largely unexplicated, resulting in wide disparity among catalogers and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pecialists in determining respective genres.

The author thus recommend use of consensus subdivisions permitting uniform 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 literary genres, affording categorization of genres and time periods, which would have greater potential for uniformity in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reducing library patron's learning curves with the CCL system. While efforts at developing such a consensus may prove particularly difficult given the diverse heritage of linguistic plurality across the Asian region, the political nuances involved, the pervasive censorship practiced in China, the lack of rigorous academic freedom in regional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divergent subjective identities which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he ongoing information wars across the Straits, throughout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amidst the backdrop of the island's strategic ambiguity, one is nevertheless convinced of the propriety and desirability of concerted efforts to engage interlocutors concerned with this rich body of literature to forge a consensus for consistent coding among Cross Straits catalogers and the global Mandarin and Kanji librarianship community. Given the demands of peer-mediated cataloging and evidenced-based librarianship, along with our professional duty of efficacious stewardship for all our diverse patrons, it is imperative that urgent attention be devoted to the developing of a global and Cross Straits consensus to ensuring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for Mandarin and Kanji texts are better able to responsively meet user expectation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References

- Amaeshi, B. (1985). African literature as a new main class.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view*, 17, 39-50.
- Arellano, F. F. M., & Garrido, O. A. Y. (2000). Classification Systems used in Latin American Libraries.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30, 123-136.
- Buchanan, B. (1979). *Theory of library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Clive Bingley.
- Chan, L. M. (1971). The form distinction in the 800 class of the Dewey Decimal Scheme.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 15, 458-471.
- Chan, L. M. (1995). Classification, present and future.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1(2), 5-17.
- Chen, You-Min. (1990a). Tu shu fen lei fu fen biao qian tan (shang): Shi yi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wei shuo ming li [An exploration of subdivisions i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chem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lletin*, 12(1), 6-8. [Text in Chinese].
- Chen, You-Min. (1990b). Tu shu fen lei fu fen biao qian tan (xia): Shi yi lai shi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wei shuo ming li [An exploration of subdivisions in Lai's New Classification in Chinese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lletin*, 12(4), 34-37. [Text in Chinese].
- Cheng, Hui-Chen. (1999). An empirical discussion on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University Library Quarterly*, 3(3), 129-148. [Text in Chinese].
- Chuang, Yiao-Hwei. (1995). Fo xue zi liao lei hao xiu ding zhi qian jian [Some thoughts on the revision of Buddhist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Buddhist Libraries*, 4, 14-18. [Text in Chinese].
- Dahlberg, I. (1995). The future of classification in libraries and networks: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1(2), 23-35.
- Deng, Ying-Lan. (1999). A study on comparison of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31, 66-77. [Text in Chinese].
- Gong, Bing-Lei. (1987). Du wei shi jin fen lei fa yu guo hui tu shu guan fen lei fa de bi jiao [A comparison of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Library

-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Tu Shu Guan Xue Kan (Fu Da)*, 16, 21-33. [Text in Chinese].
- Hill, J. S. (1995). Classification -- An administrator's perspective.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1(2), 69-73.
- Hong, Zhao-Yue. (1980). Xiu ding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xing shi fu fen biao" de shang que [Some thoughts on the form subdivision in the revised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32, 10-28. [Text in Chinese].
-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ism*. (2001). Retrieved August 1, 2011, from <http://www.uncp.edu/home/canada/work/markport/lit/litjour/sum201/01intro.htm>
- Jiang, Yi-Tai. (1991). Guo hui fen lei fa yu du wei shi jin fen lei fa zai yu yan wen xue lei de bi jiao [A comparison of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in linguistics and humanities]. *Zhi Xin Ji*, 26, 10-14. [Text in Chinese].
- Kua, E. (2004). Non-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scheme. *Libri*, 54, 256-265.
- Lan, Qian-Zhang. (1976). Zhong wai tu shu fen lei fa "zi ran ke xue lei" fen lei xi tong bi jiao yan jiu [A comparison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lassifications in nature sciences]. *Ren Wen Xue Bao (Fu Da)*, 5, 421-467. [Text in Chinese].
- Lan, Qian-Zhang. (1977). Zhong wai tu shu fen lei fa "ying yong ke xue (ji shu) lei" fen lei xi tong bi jiao yan jiu: Jian lun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ying yong ke xue lei" zhi gai ding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applied sciences in respect to the revision of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 social sciences].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29, 94-130. [Text in Chinese].
- Lan, Qian-Zhang. (1978). Zhong wai tu shu fen lei fa "she hui ke xue lei" fen lei xi tong bi jiao yan jiu: Jian lun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she hui ke xue lei zhi gai ding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social sciences in respect to the revision of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 social sciences].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30, 4-47. [Text in Chinese].
- Lan, Qian-Zhang. (1987).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zhong ji ge ju you zhong guo wen hua te zhi de bu lei ji qi fen lei xi tong de zhong zheng [A study

- of in the revision of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40, 1-17. [Text in Chinese].
- Landry, P. (2006).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 at the Swiss National Library.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42, 135-145.
- O'Neill, E. T., Dillon, M., & Vizine-Geotz, D. (1987). Class dispersion betwee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and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8, 197-205.
- Pacey, P. (1989).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The primacy of language and the taint of colonialism.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9(4), 101-107.
- Ruan, Jing-Ling. (2001). Fo jiao tu shu fen lei fa 1996 nian ban yu ge fen lei fa zhi fo jiao lei mu bi jiao fen xi [1996 edition of Buddhist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8, 22-35. [Text in Chinese].
- Sayers, W. C. B. (1959). *A manual of classification for librarians & bibliographers*. London: Andre Deutsch.
- Szujewski, M. (2003).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t two west Australian university libraries: Murdoch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36(2), 45-57.
- Tai, Gwo-Yu. (1974). Du wei shi jin fen lei fa yu mei guo guo hui tu shu guan fen lei fa, ke te zhan kai fen lei fa ji bu lang xue ke fen lei fa zhi bi jiao [A comparison of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Library and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Cutter's classification and Brown subject classification]. *Th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Media Science*, 7(1), 21-27. [Text in Chinese].
- Winke, R. C. (1995). International use of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United States libraries.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19(3-4), 157-167.
- Xiong, Yi-Min. (1985). Fan lun liu guo jun "zhong guo tu shu fen lei fa" yu si ku, du wei fa xiang guan de yi xie wen ti bing ti gong xiu ding liu fa de shu dian guan jian [Some suggestion for Liu's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using examples from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a complete books of the four imperial repositories"]. *Bulletin of the Taipei Municipal Library*, 2(4), 26-30. [Text in Chinese].

A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Yeh, Wei-Ling. (200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vis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schemes between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County, Taiwan. [Text in Chinese].

Zhong Wen Tu Shu Fen Lei Fa 2007 Nian Ban Xiu Ding Wei Yuan Hui. (2007).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 Tables*. Taipei,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ext in Chinese].

